



中国历史故事

(十一)

杜飞丽摇主编

目摇摇录

马邑伏击之战·····	员
西河朔方之战·····	猿
西汉奇袭匈奴右贤王庭之战·····	远
汉匈漠南会战·····	怨
汉匈河西之战·····	员
汉匈漠北之战·····	苑
汉匈天山之战·····	圃
汉匈速邪乌燕然山之战·····	缘
东汉统一西域地区之战·····	愿
和亲策·····	獭
郭解行侠·····	獭
张骞使西域·····	獭
丝绸之路·····	远
马邑之谋·····	缘
河南、漠南之战·····	苑
国而忘家的霍去病·····	苑
河西之战·····	苑
瀚海凯歌·····	愿
漠北大决战·····	愿
楼兰古城·····	怨
古籍中的昆仑山·····	苑
昭君出塞·····	怨

马邑伏击之战

汉对匈奴马邑伏击战役发生于汉武帝元光二年（公元前139年）夏，汉军以40万车骑步兵在马邑地区设伏，消息泄露，匈奴军惊走。

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前远年，仍然继续执行前几代的“和亲”政策，边境没有大的冲突。汉武帝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4年），匈奴军臣单于派使者到汉，请求“和亲”。汉武帝召集大臣计议对匈奴是“和亲”还是出兵进击。太行燕人王恢，因多年在边境地区任职，对匈奴的情况比较了解，便说：“汉与匈奴和亲，过不了几年，匈奴即背弃和约向汉进袭，故不应退让，而应出兵进击。”大司农韩安国分析了汉匈双方的具体情况后认为，汉出兵千里而进击匈奴，人困马乏，弊端很多。“且强弩之极，矢不能穿鲁缟，冲风之末，力不能漂鸿毛，非初不劲，末力衰也。击之不便，不如和亲”。诸大臣大多同意韩安国的意见，于是，汉武帝同意了韩安国的建议，遂与匈奴“和亲”。

汉武帝元光元年（公元前134年），雁门马邑（今山西朔县）豪绅聂翁壹，建议王恢上奏汉武帝，乘匈奴新近与汉“和亲”，边境和平亲善，可以利诱击匈奴。汉武帝再次征询大臣们的意见，王恢仍力主进击。但韩安国还是认为现在与匈奴这样的对手作战，对汉不利。我长驱深入，匈奴军以逸待劳，以饱待饥，我很难制胜敌人。王恢则坚持主张应与匈奴交战。王恢认为，只要以汉这样强大国力的百分之一而击匈奴，就足可取胜，况且我们是诱敌前来，伏兵突袭，

定可成功。汉武帝原本有进击匈奴之意，听了王恢的谏议，便决定出兵诱击匈奴军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汉代有名的“马邑之谋”。

汉军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统帅，并以骁骑将军李广、轻车将军公孙贺、将屯将军王恢、材官将军李息各率一路大军埋伏于马邑附近之山谷中，待匈奴被诱前来，即行围歼。王恢、李息、李广等部，从代地出击匈奴辎重。汉军谋划，先由聂翁壹逃至匈奴为间，以利诱匈奴出兵，为汉军创造歼敌条件。

匈奴军只图趋利，未做应付突然事变准备。

汉军按预定策划，在马邑周围地区占领有利地势之后，便派聂翁壹前往匈奴。聂翁壹见了匈奴单于之后，对单于说：“吾能斩马邑令丞吏，以城降，财物可尽得。”单于听后，信以为真，答应了聂翁壹。聂翁壹回到马邑后，汉军斩杀了一个死囚犯人，将其人头悬挂于城楼之上，诈称为马邑令丞吏之头，故意让匈奴使者观看。匈奴使者急回报单于说：“马邑长吏已死，可急来。”单于闻报，亲率 10 万骑兵南进，入武州塞（今山西左云县境）。

汉军为使匈奴深信不疑，故意让马邑民众将牛马羊散放于野外。匈奴大军行至距马邑百余里时，即开始掠夺，只见牲畜遍野，而不见有人放牧，军臣单于心中顿起疑团，遂攻取附近的烽火台，俘虏武州尉史，尉史怕被匈奴杀死，便招出汉兵设重兵埋伏于马邑的情况，单于听后惊恐，急忙率兵退出塞外。军臣单于退出塞后感慨地说：“吾得尉史，乃天意也。”

汉军见匈奴兵退，急追至塞。但匈奴兵远去，已追赶不

上，于是罢兵。这时大行王恢所率的猿万多兵马，得悉匈奴兵未与汉军战，他本应截击匈奴军的辎重，但怕自己碰上匈奴的精锐骑兵，而按兵不动，不敢出击，最后也撤兵而归。汉军以猿万大军首次伏击匈奴的战役，以徒劳无功而作罢。

汉军以猿万大军徒劳无功，全军军心皆不悦。汉武帝对于王恢怯战怕死十分恼怒，诏令下狱斩首。王恢以千金买通丞相田蚡。田蚡不敢直接向汉武帝为王恢求情，而禀告了太后。太后便将丞相的意思告诉了汉武帝，也求武帝赦了王恢。汉武帝便对太后说：“王恢建议在马邑诱击匈奴大军，我才调动天下猿万大军，按王恢的主张办。然而单于察觉率兵撤走，王恢所部应按原计划，截击匈奴军的辎重，一定可以取得相当可观的战果，这样也可能鼓舞将士的斗志。假如不斩杀王恢，无以谢天下。”王恢得知汉武帝不赦免他的消息，即自杀身死。

西河朔方之战

汉匈奴西河朔方战役发生于汉武帝元朔三年（公元前128年）。匈奴军入袭上谷、渔阳地区，汉军以车骑将军卫青率军缘万，对匈奴白羊、楼烦王部进行深远距离的包围迂回，大获全胜，匈奴白羊、楼烦王仅率少数骑兵远逃。

汉匈自汉武帝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8年）的雁门战役后，双方都在策划新的作战行动，我国北方地区正孕育着新的大规模战争。

在此战役前，西汉已于雁门战役中，卫青军斩获敌数千人，这是汉武帝与匈奴军作战以来，取得的首次较大的胜

利，也是青年将军卫青率兵出征的第四次胜利。这一胜利，有利于稳定西汉王朝在北部边境的态势，增强了西汉王朝进一步向匈奴主动进击的战略决心。同时，对汉王朝的军心士气也有一定的鼓舞作用。从此，卫青便以汉武帝时期抗匈主将的显赫地位，担负起汉军作战统帅的重任。

西河朔方地区距西汉王朝的京都长安，近在咫尺，匈奴以此为基地，每每出兵南犯，给长安造成重大威胁。因而，扫除该地区的匈奴势力，已成西汉王朝的首要战略任务，否则，京都长安，便永无宁静之日。

雁门战役后，匈奴的中部及左部在西起雁门、代郡，东至上谷、渔阳的漫长汉边境地带，不断寻找薄弱地区进行袭扰。

西河郡的一部和朔方郡一带，亦即河南地区，为今宁夏河套和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，它北靠阴山山脉，南距西汉京都长安源四多公里，约相当于骑兵快速机动两昼夜的行程。它的东面是云中、定襄郡，西北和西南为狼山、贺兰山山脉，水草丰盛，沃野千里，是匈奴右部河南、白羊王所部的重要游牧生活地区之一。秦朝名将蒙恬在击败匈奴后，曾在这个地区设立城塞，匈奴虽日夜想夺回此地，但由于惧怕蒙恬的军威，一度不得不远避。到秦朝末年和楚汉战争期间，匈奴乘中原战起，又重新占领了河南地区。从西汉政权建立以来，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初期，匈奴均牢牢地占领着该地。

汉军的作战在两个方向进行：一个方向为东北边境的渔阳、右北平郡，汉军以少数兵力采取守势行动。这个地区距西汉京师长安遥远，胜利和失败对西汉王朝的安危并无直接关系；另一个方向为西河、朔方地区，这个方向因为长期以

来对汉京师威胁很大，因而，集中骑兵部队，乘匈奴在东北边境作战之机，进行突然袭击，一举扫除河南地区的边患。

匈奴军在西河、朔方战役前，似乎并未发现汉军的企图，因而，其作战的重点，仍然放在西汉的东北边境地区，以自己的左部兵力，于西汉防御兵力薄弱的地带行动，以便达到有限的作战目的。

汉武帝元朔二年春，匈奴左贤王军大举入袭上谷（今河北怀来地区）、渔阳（今北京密云境）两郡，杀掠人畜甚众。

在此之前，将军韩安国曾屯兵渔阳。韩安国在和匈奴作战中，从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，匈奴军已远去。因而，韩安国在上书武帝时，请求撤去屯兵。但是，刚刚罢兵一个多月，匈奴大军即至。当时，韩安国只有死伤余人，安国率军出战匈奴，终因兵力弱小，被匈奴击败，安国军退入城内坚守。匈奴军虏掠千余人及大量畜产而去。汉武帝十分气愤，派使臣责备了韩安国一番。

汉武帝见匈奴军在东北的上谷、渔阳等地区进掠，于是，抓住战机，立即命将军卫青和李息率领部队西出云中（今内蒙古托克托地区），沿黄河北岸西进，避实击虚，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军进行深远距离的包围迂回。大军迅速进至高阙塞（今内蒙古杭锦后旗），随即沿着黄河西岸，转而南进。卫青、李息军突然对楼烦、白羊王占领的河南地区的匈奴势力包围袭击，斩杀和捕获匈奴军缘数千人，牛羊百万余只，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区。白羊王、楼烦王仅率少数卫骑逃走，卫青大获全胜，率军从陇右地区胜利回师。

西汉对西河朔方战役的胜利，十分欣喜。汉武帝对卫青

在此次战役中的卓越战功，大加封赏，“益封青三千户”，并封卫青为长平侯。跟随卫青出征的校尉苏建以一千一百户，封为平青侯，张次公为岸头侯。

汉武帝为表彰卫青的功绩，宣扬此次战役的胜利，以鼓舞全国抗御匈奴的斗志，特将这次战役的重大战果，下诏向天下宣告。

西汉王朝为了巩固河南地区，汉武帝采纳大臣主父郾的建议，在河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（今内蒙古乌拉特旗地区）、五原郡（今内蒙古包头西北），由苏建负责修建了朔方城（今内蒙古杭锦旗），对秦代所筑的长城也进行了加修，并移民 10 万人，居住于河南地区。

守备渔阳地区的韩安国，由于在渔阳作战中失利，在受到汉武帝责备之后，即被派往右北平郡守备，这就更加远离了京师。韩安国由御史大夫奉行丞相职务的显赫地位，被贬斥为渔阳右北平，心中积愤，终于在元朔二年（公元前 107 年）中，呕血而死，使西汉王朝丧失了一位忠勇正直、足智多谋的贤良之才。

匈奴在失去河南地区后，更加与西汉为敌，汉王朝虽然将上谷郡靠近匈奴的斗辟县造阳地区划给匈奴，丝毫也没有缓和汉王朝和匈奴统治者的矛盾。

西汉奇袭匈奴右贤王庭之战

西汉奇袭匈奴右贤王庭之作战发生于汉武帝元朔五年（公元前 104 年）春。汉以车骑将军卫青为统帅，共 10 余万骑兵，分为东西两路大军，同时突袭匈奴右贤王和左贤王

部。卫青率军急驰 200 里，于夜间秘密包围了右贤王庭，几乎全歼右贤王军，右贤王仅率护卫精骑逃走。

汉匈西河朔方战役后，汉王朝力图巩固河南地区，建立各级行政机构，加紧向这个地区移民，以争取尽快把该地区建设成屏障长安、反击匈奴的战略基地。

匈奴军臣单于于元朔三年（公元前 108 年）冬死去。匈奴单于位，本应由军臣单于的太子继立，但是军臣单于之弟伊稚斜却发兵攻破太子于单，自立为单于。于单兵败后投向汉朝，汉武帝封他为涉安侯，于单数月后即死去。

匈奴贵族对失去河南地区十分恼怒，在东起代郡、西至朔方郡的漫长边境地带，以更加频繁的进袭行动，杀掠汉边境郡县的吏民。伊稚斜单于当政后，即于元朔三年（公元前 108 年）夏，派数万骑兵进袭代郡，大败代郡守军，斩杀了代郡太守恭友，掠略千余人而去。秋天，匈奴又派兵进袭雁门，杀掠千余人。元朔四年，伊稚斜单于以 10 万余名骑兵，分三路又攻入代郡、定襄（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北）、上郡（今陕西榆林南）等地，杀掠数千人。

匈奴右贤王对失去河南地区，更是怨恨之极，数次进袭河南边境地区，进入朔方郡，“杀略吏民甚众”。

匈奴军队对上述各郡县的进袭，使西汉整个边境地区受到严重破坏，所以，汉王朝决定调集兵力，进行反击。

汉王朝为了巩固新近统一的河南地区，确保朔方、五原等郡县的安全，决定集中 10 万大军，以消灭匈奴右贤王部为主，同时以一部兵力进击左贤王部。为顺利达成作战目的，汉军分为东西两个方向作战：西部方向，也即主要方向，由车骑将军卫青直接指挥 10 万骑兵，出高阙，并指挥游

击将军苏建、强弩将军李沮、骑将军公孙贺、轻车将军李蔡率数万人，兵出朔方，基本作战设想是消灭匈奴右贤王部；东部方向为次要方向，由大行李息、将军张次公率数万骑出右北平进击左贤王部，以牵制左贤王兵力，为主要方向创造歼敌的条件。

右贤王部为单于统率下的实力最强大的部分。它虽然刚刚遭受了丢失河南地区的失败，在河南地区的有生力量已被卫青军基本歼灭，但仍有相当强大的兵力。右贤王军由于对汉军力量估计不足，未做详细战争谋划，导致了再次作战的失利。

汉武帝元朔五年春，卫青受领出击任务后，即统率大军由朔方等地渡过黄河，利用夜暗秘密穿越高阙要塞，直扑右贤王部。右贤王自恃自己的王庭（约在今蒙古南部）在距汉边境遥远的大漠地区，汉兵很难到达，因而未做防备汉军进袭的准备，仍然饮酒作乐，酒醉后卧于帐中。卫青率领大军急驰 二百 多里，于夜间以秘密突然的行动包围了右贤王。当右贤王惊醒时，才发觉汉兵骤至，自己的部队已全部被汉军击溃，惊恐异常，仅带其爱妾一人和护卫精骑数百人仓皇突围北逃。

卫青得知右贤王突围北逃后，即命轻骑校尉郭成等，率部追击数百里，右贤王已远去，未被汉军捕获。

卫青军在此次奇袭战役中，大获全胜，汉军俘获右贤王部禅王 四百 余人，右贤王部众 五万 余人，牲畜数 四 万头。卫青大军携带战利品凯旋而归。

大行李息、将军张次公统率的东路军也取得了胜利。

汉武帝得知卫青率军大胜匈奴军的消息，非常高兴，决

地于不顾，全力转向匈奴单于本部，这体现了汉武帝欲尽快剪除匈奴贵族的战略决心。

匈奴贵族自右贤王部惨败后，似无更重大深远的作战谋划。但从漠南会战的情况来看，匈奴对西汉王朝可能向其本部和左部进袭，似有一定的防卫准备。

汉武帝元朔六年（公元前103年）春，大将军卫青统率六将军共10余万骑兵，北出定襄（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北），向匈奴进击。汉军刚由定襄出塞不久，便遭到单于军的抵抗，汉军经过作战，斩杀匈奴军数千人，胜利而归。卫青回军后，命全军在定襄、云中、雁门诸郡休整，以利再战。

卫青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，又于当年四月，第2次率10余万大军出定襄，北进数百里，寻找单于军决战。在与匈奴军接战后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，互有伤亡，但汉军已斩杀匈奴军万余人。当汉军正与匈奴单于军激战之时，匈奴后继的主力军和左贤王的援军又增援而来。这时右将军苏建军和前将军赵信军，为抵挡匈奴前来的后继主力军，合兵一处，与匈奴军激战。双方拼杀1天多，苏建赵信的10000人马大部伤亡。此时前将军赵信见匈奴军势众，发生动摇，再加上他原本就是匈奴人，遂率其余10000骑兵，投降匈奴。苏建单骑逃脱，回到大将军本部。

当匈奴单于兵败逃走时，18岁的骠骑校尉霍去病率领10000骑兵孤军进行数百里深远距离的追击，斩杀匈奴军10000人，并斩杀了匈奴相国、当户、单于大行父籍若侯产，活捉单于叔罗姑比等。

至此，大将军卫青两次率领20多万大军与匈

方向作战，主要方向由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统率骑兵数万人，远距离迂回河西地区，绕至浑邪王和休屠王的背后，一举全歼匈奴军猿万多人，获得了巨大胜利。

自古以来“河西走廊”即是中原地区通往西域诸国的咽喉要道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。西汉王朝要想完成统一我国西北地区的大业，必须占有这个关键性的地区。

河西地区，原来居住着大月氏部族，自从匈奴冒顿单于等驱除月氏，逼其西迁后，便被匈奴占领。匈奴单于把武威及其周围地区封给休屠王，将酒泉及其周围地区封给浑邪王。匈奴据此，西可控制西域诸国，南可与羌族结成对抗汉王朝的联盟，对西汉西部地区构成严重威胁。因而，能否控制河西走廊已成为匈奴强弱胜败的重大关键。

汉匈西河朔方战役和漠南会战之后，汉王朝给了匈奴右贤王和单于本部以沉重打击，匈奴单于的主力已日感在漠南立足的严重危险，遂将主力远撤。这样，在大漠以南的广大地区内只剩下左贤王和河西地带内的休屠王、浑邪王所统率的军队，汉王朝战略进攻的重点，势必择其一而攻之。

匈奴右部占据着河西地区，背靠西域诸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，经常进袭西汉西部边境地区，对汉京师长安构成严重威胁。汉武帝从建元三年（公元前158年）起，即想使西域诸国脱离匈奴贵族的统治，统一西域诸国，当时派了汉中人张骞出使西域，但被匈奴抓获，西汉统一西北的战略宏图，由于河西走廊的阻隔始终难以实现。如果西汉王朝夺回河西走廊，既能解除匈奴从西方对汉王朝的威胁，又可斩断匈奴与羌族部落的联盟，大大削弱匈奴的势力范围，斩断匈奴的右臂，极有利于汉统一西域地区。汉王朝基于以上的战

略意图，决定发起河西战役。

西汉王朝认为，虽然由于匈奴本部和左贤王部经常派出大军进袭右北平、上谷、代郡、雁门等地，这些地区遭受战争的灾难最深，本应首先对付匈奴本部和左部。但是，从战略全局上衡量，西部地区的匈奴右部对汉腹心地区威胁最大，而兵力反比匈奴本部与左贤王为弱，因而决定以骑兵部队先向河西地区进攻，并沿河西走廊节节向西北方向推进，争取一举消灭河西地区的匈奴势力，砍断匈奴的右臂。

匈奴在漠南会战失利后，为报复汉王朝进击其左部和本部的行动，仍然依仗其左部和基本部的力量，继续向西汉王朝东北边境进袭，但进袭的次数已明显减少。而对西汉王朝可能向其右部进击的行动，没有具体的作战谋划和调兵遣将的准备。这就为西汉向河西地区的进军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

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公元前 111 年）三月，汉武帝命令骠骑大将军霍去病，统率 10 万多名劲骑，开始向河西地区进击。霍去病军从陇西出塞（今甘肃临洮地区），迅速进至金城（今甘肃兰州地区）、令居（今甘肃永登西），跨越乌鞘岭，一路转战 远天，扫除了匈奴五个部落王国。接着越过焉支山（今甘肃山丹县境之大黄山，亦称燕支山）疾进 1000 多里，与匈奴军拼杀，斩杀了匈奴折兰王、卢胡王，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，俘获浑邪王之子以及休屠王和浑邪王的相国、都尉等，歼灭了匈奴军 8 万多人。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率残部逃走，霍去病军进至敦煌地区完成了斩断匈奴右臂的战略任务后，胜利回师。

霍去病军回师后，汉武帝对这位 20 岁的青年将领，首

次独立出征建立的功勋十分赞赏，汉武帝下诏表彰霍去病的战功。

霍去病率军进行的河西战役第一次作战，虽然深入匈奴境内近四千里，大军贯穿整个河西走廊，但由于只有平推，没有聚歼，使休屠王和浑邪王逃之夭夭。汉武帝为了彻底歼灭河西地区匈奴军，又于当年夏天，命霍去病第二次率军进军河西地区。

汉武帝为了聚歼匈奴右部在河西地区的兵力，策定由两个方向出击。主要方向由骠骑大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，率数万骑兵进袭河西地区，兵分两路将匈奴包围歼灭于祁连山地区；次要方向以博望候张骞、郎中令李广出右北平，进击左贤王部，以牵制匈奴单于的左部兵力，避免其向河西方向增援。

匈奴左贤王部在汉军出右北平北进时，也派出数万骑兵南下，进击代郡、雁门，似有分散汉军兵力，使其不敢放手全力攻击河西右部的企图。

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11年）夏，汉军按预定作战策划开始行动，分两个方向同时出击。

主要方向：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和合骑侯公孙敖各自率领兵马由北地（郡治在甘肃环县东南地区）和陇西（今甘肃临洮县南）出塞。公孙敖部由于迷失了方向，未能按预定的策划和霍去病会师，因而霍去病军只能孤军奋战。他率领部队由今宁夏的灵武渡过黄河北进，翻越贺兰山，涉过浩瀚的巴丹吉林大沙漠，进至居延海地区。转而由北向南，沿弱水而进，经过小月氏（今甘肃酒泉一带），再折而转向东南进击，进至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弱水上游一带地区，突然

